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第 號
KANGZHAN RIBAO



第四八八號
通訊處：山西興縣郵局轉
發行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洋五角 每月洋[illegible]元

在我軍民不斷圍困打擊下 敵撤退浦閣寨等四據點

撤退敵沿途遭我痛擊狼狽不堪 群眾歡欣鼓舞熱烈慰勞我軍

（六分區訊）在我軍民不斷圍困打擊之下，敵從本月十日起，一週內接連撤退了浦閣寨石家莊等四據點。計十日撤退明子上據點，十二日撤退浦閣寨據點，十四日撤退石家莊據點，十六日撤退細腰據點。浦閣寨敵撤退時，曾沿途遭我民兵地雷爆炸，並於上下寺之間中我伏擊，死傷十餘人。收復浦閣寨後，當地群眾，歡欣鼓舞，三四百個群眾立即平毀據點碉台、壕溝、外壕，並熱烈慰勞我部隊民兵。

（六分區訊）忻縣浦閣寨敵據點，是一九四二年七月間，忻縣敵人為了加緊向我根據地「蠶食」，並保護忻靜公路的安全而設立的，是一個突出而孤立的釘子。當時據點周圍三十里的村莊皆被敵強迫「維持」，群眾受敵蹂躪極為痛苦；去年我軍政民在統一領導下加強對敵鬥爭以來，浦閣寨周圍便組織了×百餘民兵，在區政府的直接領導下，不斷圍困打擊敵人，展開了埋地雷、埋手榴彈的廣泛爆炸運動，我軍同更有計劃的打擊由三交向浦閣寨運輸給養的敵人，使敵遭受到給養運輸上的嚴重困難，只好繞道陡峭山路，走沒人走的山路。去年十一月半，據點周圍附近十餘里內村莊的群眾，都搬往根據地居住，使敵人一個民伕都抓不住，挑水砍柴做飯都得自己幹，並不時遭我民兵的襲擊，就是黃昏挑水偷偷到河邊挑水，也會受到民兵游擊隊的打擊，比如一月八日晚，兩個敵人出寨看戲，被我民兵楊習元瞄準一槍打倒了一個，第二天，一個敵人從碉堡出來，又被我民兵擊中斃命；敵人在兩次企圖向附近村子報復，可是趕到村子時連一個人影兒也看不見，反而在路上吃了我部隊、民兵地雷手榴彈的虧。被圍困得沒有辦法的敵人，終於四月十二日偷偷的撤走了。

敵撤浦閣寨據點前，我軍曾在三交與浦閣寨間的官莊與敵展開戰鬥，痛擊敵人，後敵圖報復，從忻、崞、代三縣調來敵偽約四百，向我包圍，但我軍已轉移，敵偽撲空，遂在平川強拉民伕六百餘，企圖偷偷撤走，但又被我軍察覺。我活動於靜寧之某支隊，不顧疲勞，急行軍到浦閣寨三交間的上寺設伏，並消滅山游擊小組、民兵等埋設地雷、手榴彈待擊敵人。敵人果於十二日半夜三時許，裹脅所有的東西，強迫民伕背着糧食想逃回三交，半路在紅砂廟口就觸響兩個地雷，敵死傷六名。敵人驚慌亂竄，東奔西竄走到半山的草地，但走到王家溝半山時，地雷又爆發的爆炸起來，又被炸死四名。行至上寺附近，敵人以為已脫出險境，但我們的伏擊部隊卻就在這裏，以手榴彈機關槍的猛烈火力予敵痛擊。敵人被迫與我應戰五小時之久，最後不支，敗退三交，我共斃傷敵偽十二名，我亦犧牲戰士二名、傷三名，繳獲日本大衣十九件、洋狗各一隻，騾一頭、各種皮子百餘張、鐵鍋四口、刺刀三把及其他軍用品無數，數千斤糧食，全部歸我們，敵給浦閣寨[illegible]。

當日上午附近群眾三百餘人，自動拿鋤頭到浦閣寨拆毀工事，特別是距離鄰村非久居他村的浦閣寨老鄉，兒攜子、扶持女，紛紛到浦閣寨看望他們久被敵人糟踏的家園，見了我軍就感激的說：「我們受苦了，同志！多虧你們把那些狗日們的趕走。」「一一四五個月了，也沒敢向人別說咱是浦閣寨的人，今日能說了，這不是你們的功勞嗎！……」當晚群眾自動搭開米、拾把架，款待我部。

比例尺 0 20 40 里
武寧 軒崗 東寨 東馬坊 忻口 石家莊 雲中山 忻縣 浦閣寨 汾河

蘇北新四軍半月內 收復大小據點廿餘

敵寇「清鄉」計劃均告慘敗

（新華社陝甘寧二十二日電）最近蘇北各據點敵寇調動頻繁，紛紛由小據點撤退，結果於大據點，我抓住敵人調動計劃的時機，各路大舉出擊，小據點各處守敵，因之我新四軍半月內我淮海區民向西攻擊，結果在淮陰、沭陽地區克復曹圩、八圩、石門口、劉莊、郭四莊、施莊等十四個據點，淮海地區攻克九莊、楊莊、新[illegible]襲，皆回師淮陰，敵之攻勢失敗。

在淮北，我淮北部隊攻克[illegible]，擊斃敵偽一部，又在[illegible]十五日，敵又一度進佔[illegible]，旋被我擊退，中牟以北地區，我[illegible]部隊在[illegible]，一面擾襲敵人據點，一面掩護[illegible]移。敵如驚弓之鳥，不能在內地久駐。

又訊：自軍撤退，淮陰、泗陽、沭陽、宿遷等地區據點，除投降偽軍外，殘敵僅百數十人。敵攻宿遷等據點後，被我軍打擊，陸續一週前撤。從徐州、宿遷調集兵力四千餘，中淮安、淮陰、泗陽、宿遷敵亦抽調兵力，於三月十日分兩路合擊灌水一帶，與敵工、馬廠，又一路分兩股合擊我泗陽、不嶺區和平橋一帶。十六日，敵據點林、東邊、撤退一帶村，但[illegible]

敵進犯豫東豫北 鄭州廣武一帶激戰中

據新華社延安消息：豫中方面，中牟當面敵近日調部隊出擊，十七日拂曉三時，敵三千餘，由中牟及其南北地區分三股強渡黃河，向我進犯，當即在白沙一帶與我軍激戰，旋即接近鄭州，正在[illegible]。中牟以北地區，敵十九日曾拂曉登陸，由中牟北地區[illegible]，正在鄭州東南約四十里。敵騎一部約一千餘，向我鄭州[illegible]進犯，廣武區，黃河鐵橋南岸據點日本兵亦至孤敗，二十日起，鄭州以北地區戰中，當與我軍對峙，將南犯，敵軍刻正向之在廣武以北地區激戰中，並向我進犯。豫北敵亦有向前推進其地面部隊前進，並沿平漢路南線進犯[illegible]師、狼等均遭侵襲。此外，信陽北之長台關附近，敵亦有活動模樣。

配合徐州討伐戰役 邊區我軍出擊得勝

敵偽在邊區活動較前積極殊堪注意

（據新華社消息）一、我軍為配合徐州討伐戰役，於七日某部除對奧戰役，海路上的阿瑚山據點，當時[illegible]據點，搶敵偽全部投誠，我完成任務後安全撤防。八日，[illegible]向我猛攻，經三天一夜戰鬥，敵偽死傷三百餘，八日，敵援兵被我擊潰，十一日下午，侵入莊之敵遂倉惶逃走，遺帶了兩車死屍。二、臨沂偽軍警備隊八百餘，趁我發中討奧戰役緊張之際，出動到沂河沭河間的葛溝，企圖計劃拔除我鞏固陣地。四、[illegible]時[illegible]攻，敵偽一部又趁機進犯，敵於七日[illegible]鬥，敵偽千二百餘，合擊[illegible]山區，我機動轉移，敵偽撲空，完全失敗，後遭我軍伏擊。四、[illegible]敵偽在邊區的活動已較前積極，從以上戰鬥，可知敵偽在邊區的活動已較前積極，極堪注意。

日寇最近的動態

——解放日報時評——

在去年秋季敵北亞「太平洋作戰會議」以後，蘇斯科開羅德黑蘭三國會議正在開始準備而中國內局面轉趨於緩和的時候，東條政府一方面準備決戰體制，同時着重對同盟國進行政治攻勢的戰爭，政策上，開始發生重大的轉變，特別是在當時東條政府對我國誘降，去年十月底，敵中國派遣軍最高指揮官畑俊六曾說：「……不但消去了不可能的和平，乾然不動，一心要著著未分，向前邁進……」這就是說，當今前途可能性減少之時，應採取以軍事行動為主的政策。

但這種政策決定的轉變，乃是隨去年國會議勝利結束後的事情，因為這些會議使日寇用政治攻勢來破壞同盟國內部的團結，求得對日本有利的妥協道路的一線希望根本消失。全中國人民堅決反對投降，堅持團結抗戰，更打擊了日寇的誘降陰謀。在這前後，太平洋方面美國海軍開始了強攻日本「外防線」的攻擊（一九月從大陸作戰看，具特魯克島），在蘇聯方面，希特勒的軍隊在蘇聯紅軍的攻擊和被潰滅，而同盟國方面又加緊準備開闢第二條戰線。這樣，在打倒希特勒之後，美英在太平洋集中全部軍事力量使東條與希特勒同樣厄運的時候已經不遠，日寇因此陷入國際孤立暗淡之感。

在這種情況下，東條的政策便從「不可為」的政治攻勢為主，改變為以軍事進攻為主。去年十月，敵國臨時議會及今年一月通常議會上，東條一面發出謬論，一面發出了「決戰」，今年三月，陸海軍並行比過去更大規模的人力和物資的總動員，局面換了陸海軍參謀總長，由首相的東條自己兼任，在這前後，日寇在所羅門群島方面曾有某些反攻，在印緬戰場上開始了進攻，而在中國戰場更開始準備的主力，東條復不顧「盟友」希特勒的危急，不惜冒險，結節約，最後總結束了說希特勒的攻勢，其作用不是進攻的，而然而東條所採取的攻勢，在軍方的觀察中，日寇自去年起，押之於全面的戰略，可是當日本和德國比較一下，是日寇在着重大的區別。德寇已由於納粹部分的反攻補無力推翻蘇聯戰場上的主動權，日寇在海上雖然損失不小，但在中國戰場上仍有[illegible]不十分重大。因此日本雖然是防禦的，但還有一部分的攻勢的力量尚未喪失。

（下接二版）

張秋林推廣快機織布
劉能林組織織標準布

（臨石訊）張秋林同志正忙於發動紡織婦女們學織快機，她計劃今年將全行政村婦女，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學會使用快機。從縣上婦紡訓練班回來後，她就向婦女解釋：要更好的改善生活，就要織的快，因此要改進技術，學織快機，並即開始領導她自己領導的四個紡織小組（每一組五人）學習用快機，她計劃專門抽出二十天工夫幫大家在學會後，就發動這兩組婦女[illegible]，歸置兩架快機，一架改良機，然後以這兩個組的經驗去推動其他的組，把紡織運動更好的開展起來。

（臨南訊）劉能林組織全行政村婦女變工互助織標準布，第一期共織六百疋。她首先發動本自然村能織布的七十二個婦女，訂了標準布二百五十五疋。然後發動外村婦女，當她初到各自然村宣佈這一計劃，發動婦女們訂標準布時，有一部份婦女猶豫不決，信心不高，她即根據實際情形耐心的同大家商量：說明婦女要求得解放一定要經濟上求得自主，與協助男人共同改善全家生活的道理，並說明大家多訂標準布可使市上奸商不能搗鬼，免得婦女對市上布價漲落提心吊膽，大家聽了她的解釋，都說很對，但有些婦女又提出「農村婦女散漫，有的能力差的人到期（三月底）恐怕不能完成」的新問題，劉能林接着又用變工互助，組織起來的辦法來解答──以機子為中心，一般五個婦女就可成立一個紡織小組，再將各組婦女現在的線湊合起來，由一個人來織成布，同時，在雙方同意原則下，規定能織的就織，能紡的就紡，織婦給紡婦一斤棉花，紡婦給織婦紡線一斤，並要紡到白、勻、細，均合要求，小組長和組員經常督促檢查。經劉能林一再說服和提出具體辦法解決困難後，婦女們都有信心的正確完成織標準布。

（又訊）四區某行政村某計劃由該村織標準布七百疋，結果超過一百斤，提八月底全部完成，該村群眾因為失去織標準布而得利很大，大家都有很好的認識（如呂登雲說：「一斤一批標準布把我們春耕時的草料困難都給解決了，這樣大的利，我們村馬上能完成。」李榮忠說：「不說利可這麼大，就是利不大，為了軍隊穿衣，為了抗日，我們絕對能完成」，因此都欣然響應，現在全村男女老少，紡的紡，織的織，上了火線了，日夜趕織，保證要提前四個月完成任務（三月半完成半數，四月底全部交清），然後再訂一批，並且他們還以四個月時間，布好、紗細、尺碼大等條件，來向全區各村挑戰。

蘇古清同志
積極幫助民兵整訓

──組織全鄉勞動力三分之二──

（神府訊）蘇古清衛軍和民兵的任務，習在領導組織群眾生產過程中，積極協同鄉幹部整訓自衛軍班長以上幹部和民兵，這武委會班家，前往指導。訓練內容主要是自──各種計器的使用──如何領導變工隊；怎樣防奸自衛。大家討論決定今後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的辦法：一、每個民兵和自衛軍班長以上幹部，要負責領導與團結一個變工小組。二、到地裏生產時，人人有組織有人的責任。三，每一個自然村的自衛軍要集體開荒一墒，打下糧食作為公費，及全年訓練的開支。在蘇古清領導下，大家練槍的情緒很高，有時半夜就起來到附近村莊宣明。目前蘇古清正奔走各村莊警論工具，老蘇自從西北勞動英雄大會回來後到現在，除親到十餘天外，有一半以上時間是在組織群眾生產與自衛。

（又訊）二區六鄉在勞動英雄蘇古清同志積極發動下，已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組織起來，進行變工耕種。從春分前二天，就有人開始耕自田。王家節村以蘇古清為首的變工隊，從清明以來，每天清早，就以小組為單位，集體上山耕地，蘇古清親自領導的那個變工中心小組，有一條牛耕地，一頭驢送糞，三個男人，一個犁地，一個抓糞，一個掏地畔，兩個婦女和七歲的孩子也參加打土坷垃。在半個月光景，就耕了二十餘垧地，每天平均耕一垧半地，他們輪流着耕種，給誰家耕，就在誰家吃飯，全組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積肥辦法

──摘錄自臨南縣生產計劃──

一、溜圈──今年全縣普遍發動溜圈，可以解決全部土地百分之六的肥料。

二、掏炕土──炕土作山藥、高粱的肥料最好，每炕能上三畝地，全縣約×萬戶，每戶以一個炕計，便可解決全縣土地百分之七的肥料問題。

三、掏圈底──每個圈底可解決五畝地的肥料，以每三戶掏一個圈底計算，全縣×千個圈底可解決全部土地百分之四以上的肥料。

四、燒灰土──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做飯時在火的周圍燒土塊，燒完火時再把掃地拾起來的塵土堆在火上，火熄後收集起來作肥料；又一種是種麥地時在地邊或地角上打燒個窟窿，把地邊掃起來的柴草和土地一層夾一層地放進去燒透，十來天後就燒好了。用燒灰土辦法，計劃每戶能解決四畝地的肥料。

五、污穢土──有兩種方法可把穢土變成肥料：一種是在夏末秋初打一地窖，把鋤好的草和土地一層夾一層放進去，幾個月後就成肥料；又一種是把掃院子集起來的土和污水，打一地窖不斷放進去，天長日久，即成肥料。這兩種辦法，也可以解決每戶四畝地的肥料問題。

六、設糞毛廁。

七、奶肥──一種是用油奶瓜，最好是把乾草餘沾上油油在瓜根上，瓜苗就長得很快；一種是以骨粉奶瓜、棉等，作用很大。

八、上黑豆──棉地、穀地都能上，上一升黑豆可多打一斗糧。

九、麥秆拌油──在收麥子後，把麥秆每升拌上麻油二兩，放入缸內把口子封住，到種時啓封下種，這樣作不單麥苗長的好，麥子打的多，而且麥顆好，能多磨出麵來。

岢嵐群眾
自動組織運輸合作社

（岢嵐訊）入春來，岢嵐炭價高漲，機關、部隊和群眾燒炭都感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群眾自動組織起岢嵐運輸合作社，很快集中股本二十餘萬元，買得毛驢二十三頭，牛三條，大車數輛，分別由興縣、寧武運石炭。現已運回二萬二千餘斤，因價格低廉，每天到社買炭的人很是擁擠。該社能給富裕群眾服務，所以在群眾中信仰很高，據該社負責人談，今後將加強運輸，解決群眾燒炭問題，此外還要經營雜貨，以擴大合作社的營業。

模範民兵齊油油
用事實說服群眾組織變工

（興縣訊）一區模範民兵齊油油，在組織村內變工時，富農張某等人說變工不變工都是一樣，不願參加。恰巧那時村公所撥下二十五石公糧給他村運輸，他就發動群眾互助集體送公糧，實驗變工節省人力多少。結果共用了八十五個半勞動力，十六頭牛就送完了，按過去送公糧的辦法，至少要用一百四十七個勞動力，二十四頭牛，這樣就節省了八個牛工，六十二個人工。經過這次實驗，群眾都說變工真好，連富農張某也提出參加變工隊。目前該村變工隊正往地裏送糞種豆田了。

蘇古清村的生產與擁軍

于洪濤

一、全村人都是好公民

王家節在神府二區六鄉的邊緣地帶，是一個偏僻貧窮的小村子，勞動英雄蘇古清就正是這個村子的人。該村從前只有四戶人家，除一家富裕中農外，其餘三戶全是窮人，也不務正，賭博、抽洋煙、偷盜、互相欺詐，很不團結。土地革命以後，從外面逐漸移來六戶，這幾家外來戶，全是在外邊被人逼迫，無法生活，才逃到邊區來的；在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領導與幫助下，他們已分到和買到了土地，翻了身。如移民李崔祿，從前是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得到時分到十五墒山地，由於自己的勤勞節儉，在共產黨的扶植下，如今已成為全村的第一戶，有兩條牛，兩個驢，男女勞動力各三個，除自種三十二墒地外，還向外租進來四十墒地種，生活得很好，不愁穿，不愁吃。村長高殿煜，原來也是從一個貧苦的佃農慢慢發展成為今天有六十一墒地的中農。其餘外來戶，如勞動英雄蘇古清，誠實的老農民賀二仲，鐵匠郭四，木匠李合生等，他們來到邊區後的光景，都是一天比一天強了。舊有的那四戶人家現在已分成六戶，由於民主政權的幫助教育，禁絕賭博、抽洋煙、改造二流子，和蘇古清的正直無私、勤勞生產的模範精神，教育了全村人民，村人開始學習老蘇的勤勞拾糞和開荒。現在偷盜、抽洋煙的已根絕，二流子沒有了，村人互相之間團結得很好，大家都是勤勞實受的好公民。

現在全村共十三戶（半數是移民），其中有手工業工人二戶。全村共有土地四百〇五墒，一滿四十五人，有十個男全勞動力，參加農業勞動的女人有十二個，大牛五條（有三條是今春買進來的），小牛一條，大驢一頭，小驢三頭。村中男女老少，在蘇古清勤勞耐心的教育下，大部份都實行變工，發展生產，走向豐衣足食的道路。在村民大會上，大家公選老蘇為全村生產隊長，並負責直接領導一個中心的變工小組。有九戶參加變工隊，共有九個男勞動力，十一個女人也參加變工，參加變工的牲口，有一頭驢，四條牛，估全村耕牛的百分之八十。變工耕種的土地有三百二十墒（連向外村租進的四十墒在內），估全村土地百分之七十八以上。共組成兩個變工小組，第一組以蘇古清為中心，團結了五戶農民在一搭去，他們計劃一直變到秋收，現已變了工輪流耕自田；第二組是以村長高殿煜為中心，雖的也一樣地合在一起，輪流耕地。還有三戶沒參加變工，郭四家已向外村做好半工，王丁旗是和別人貼牛，王桂則家人力牛力恰能自種，他們都準備鋤草和秋收時全變起來。現在已訂了農戶計劃的有十戶，根據各戶具體的生產計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年如年成好，村中最好人家可以達到耕一餘一，最窮的人家也要達到足夠吃穿，全村人都可豐衣足食了。據大家計算，往年貧困的原因，主要是沒有組織起來，不種棉花，一年收穫要用一半去換布穿，故今年家家戶戶都注重種棉，他們常說：「十畝莊戶頂一墒棉，不會種棉，穿的就要把人做死」。因此全村今年種棉十墒八平方，每戶平均要種二畝七分多，組織了一個婦紡小組，有五個婦女紡紗，準備今冬擴至十人，紡車自造，全年至少要紡一百斤線。

二、蘇古清發動村人擁軍

全村民眾，在老蘇的教育下，自動的讓出二百多畝公地給某部耕種。幾天，老蘇在去鄉村工作時，聽到某部戰士要到他村種地的消息，便連夜趕回村去，幫助向我安排軍隊住的地方，親自引導軍隊看出地。他們在軍隊到來前，就發動村人準備好一百斤柴蔬，當司人正在準備時，蘇古清的老婆已經擔用滿滿的兩大盆豆芽來了。過幾天，他家婆姨除了做地裏的營生外，還要抽空磨豆腐，準備慰勞努力生產的八路軍，老蘇有時還不滿意的說：「今年實在沒拉好東西招待咱們部隊，咱今年要好好幹一年，明年就能吃一口肥豬好羊肉招待。」在六鄉常常可以聽到人們這樣讚着：「蘇古清真不錯，對革命有認識，對咱們公家最真心哩！」

三、蘇古清領導村人救濟窮人

王興時是全村最窮的人家，全家大小四口，共有十二墒地。去年春耕農忙時，人家都忙於務莊稼，他卻把莊稼交給帶着兩個小娃的婆姨一人作務，自己東跑西跳的去倒販，由於自己不會打算，也不會經營生意，賠了本，加上老婆娃娃從正月到現在，家中已沒糧食，坑上精光，鋪的蓋的被窩都沒法，連火種也稀荒。婆姨的醫藥沒法給，借了村人二斗五升米，前些日子早已吃光了，光景實在難過。劉鄉長就在大會上宣佈：政府借給王興時二斗米，不要利息，蘇古清馬上站起來，自動提出借給他五升米，同時他又打勸別人說：「一人在病難時，眾人應當拉他一把，眾人扶一人好扶」。在蘇古清號召下，王喜岸大為感動，他看見老蘇那樣窮，才慢慢地起來的人家，都能借五升，他說我老漢也願借給他五升米。於是你二升，他三升，踴躍報名，當下就借給三斗二升食糧。王立也說：「他沒牲口，我的牛白借給他耕上三墒地，秋收後他有光景給我一些草料，沒辦法時，我也不要。」同時全村人民一致通過，以前王興時所欠一切設糧賬債，秋後再還。後來老蘇幫助他訂生產計劃時，想法兒幫助他解決了更重要的困難問題，這就是王興時的勞動力很強，十三墒地（連新開荒地）不夠種，同時非向外攬半個工不能解決吃穿問題。但若要出門攬工，就不能照顧病的老婆，又不便翻換自己的莊稼。因為老蘇今年要種四十八墒地，自己一人做營生，又要抽一半時間領導全鄉群眾的生產與防奸自衛工作，要雇半個工才能把莊戶弄好。正好，兩家的困難都解決了，兩家的地都能安插好，王興時也能在老蘇家安心耕種和看護病人，同時在老蘇的關顧下，也不會餓肚子了。

日寇最近的動態

（上接第一版）

那麼東條將採取怎樣的戰略呢？

在太平洋方面，對日益壯大的美英海軍的反攻，將採取全面的防禦。但在美英打倒了希特勒將全力集中於太平洋之前，或當美英軍逼近日本的內防線之時，日寇並不是沒有反攻的可能。

關於日寇對印度邊境的進攻，早在今年年初已經開始，最近日寇已部份侵入印度境內。但日寇這一新攻勢，其目的不在於佔領印度全國，而在於阻撓盟軍反攻日本的準備，妨礙印度和中國間的運輸，同時也為了進行對印度和日本人民的政治欺騙（「解放印度」、「赫赫戰果」等欺騙宣傳）。這一戰鬥在今後一兩月雨季未到來的時間內，可能達到頂點，過了這頂點，便會減弱。

現在東條正以很大力量準備著的，似乎是對中國的新進攻。去年秋季以來，東條停止了過去對中國的政治誘降。過去一兩年來，敵國每次召開議會，總有東條及外務大臣以無恥的甜言蜜語對重慶試行誘降，但在去年十月及今年一月的議會中，就有了變化。在這兩次議會中，他們沒有片言隻語提及重慶，自那時起，日本國內的報章雜誌也停止對重慶誘降的叫囂。更值得注意的，除了上述敵國參謀總長調動以外，敵關東軍上層也有人事調動，即前任中國派遣軍參謀長後宮淳大將任參謀次長，即接著三月二十五日，日本軍部防衛司令官令派遣在中國的特務頭子與有聲譽的土肥原突然擔任「某要職」。同時國民政府軍委會發表了下面的消息：「數週來敵寇在我黃河沿岸及長江中部逐漸增加……最近期間，敵寇又將發動大規模之攻勢。……」（三月二十四日電）。種種現象，都說明敵寇對我根據地以及我國正面戰場將於最近將來發動新的武力進攻。日本軍部選擇何種新的行動，其目的究竟何在？敵軍部預知消……決定他們命運的是中國戰場，因此它不得不趁同盟國的軍事力量還沒有集中於中國之前，特別是當盟軍大規模登陸在中國沿海之前，給我國的抗戰力和中國的交通線還沒有打開之前，全國有建立之前，給我國的抗戰力量以重大打擊，同時破壞同盟軍在中國南部的反攻準備（特別是空軍基地），這是敵軍部的第一個目的。

其次，今天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受到美國潛水艇及飛機的嚴重威脅。避免這個威脅的唯一方法，是軍部的五年計劃（即開闢由朝鮮、華北、華中、華南、安南、泰國、新加坡的陸上交通線），即使不能實現這個夢想，至少打通平漢乃至粵漢線路，是敵認為必要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軍部正在準備著上述的軍事行動。

第三個目的，是在準備以上述軍事勝利為資本，對我國的動搖份子進行新的誘降，或陰謀策動分裂抗日陣營，日寇政治誘降的危險性，並未因其軍事進攻而放棄。相反的，如果其軍事進攻得逞，這種危險性有重現可能。

我們必須認識日寇的以上野心，準備對我國發動新的軍事冒險，是極其嚴重的，不能輕視的。我們對於同盟國將來的反攻，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們必須團結，動員一切力量，準備隨時粉碎敵人的任何進攻。我國某些人，依賴盟軍打敗日寇，企圖坐收漁利，以及不願加強國內團結，只有消極作戰而不積極作戰的那種錯誤觀點，才必須迅速放棄，只有積極作戰、積極團結的一種抗日觀點，才是出路。敵人尚有力量，敵人仍要掙扎，任何取巧僥倖的想法都是錯誤的。

意新閣已組成

（共黨等六黨代表均參加）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據路透社那不勒斯訊，巴多格里奧元帥二十一日晚宣佈包括意大利六大政黨代表的新閣已組成，內閣設五個不管部閣員，其中有共產黨領袖托格里亞蒂及史佛查、克羅斯等人。

盟機八千五百架 猛襲德法比鐵路目標

英政府採取攻歐的必要措施

據新華社延安電：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中，盟機約八千五百架進襲歐陸，向巴黎到波蘭間投彈達一萬一千到一萬三千噸，猛烈程度為從前所沒有，平均每小時有盟英美機二百十六架，襲擊歐陸，轟炸飛機製造廠、軍需廠、鐵路交通點和沿海防線，每六十分鐘擲下高度爆炸彈和燃燒彈約三一六噸。一隊一隊的飛機編隊而上，英倫海峽充滿了飛機的吼聲。空中的大規模者有：一、英機一千架十八日夜襲炸柏林和法國鐵路目標，投彈四四二〇噸；二、美機二千架同日襲擊德國各地區；三、同日，盟機二千五百架猛炸法海岸；四、蘇大隊轟炸機襲炸雅夫；五、二十日，盟機二千架集中轟炸德法比境內鐵路交通。

又訊：英政府已決定暫停從南愛爾蘭渡海峽的一切船隻和中立國的接觸等，以為進攻歐陸前的安全措施。此外又採取兩種步驟，一為修改國防法案的某些條款，一為授權對各鐵路得施行軍事管理，以便適應戰事需要。另據路透社訊：柏林德國外交部發言人告外國記者說：現有很多跡象表示盟方準備，已到可進攻歐陸為期不遠的階段。該發言人說：在作戰初期，英美軍或能佔優勢。據盟方最近情報，德國現仍有五百五十萬的前線部隊，大部係在蘇德前線作戰，散布在由丹麥以至比斯開灣達一千八百哩的「進攻海岸線」者，還不到德國前線部隊十分之一。

三邊駐軍賀相保元 訂定公約互相幫助

據新華社延安電：三邊駐軍某部政治部為了把擁政愛民變成經常工作，和向人民學習生產經驗和農作法，特派幹部步定邊和邊區勞動英雄賀保元取得聯系，雙方議定互助公約：一、賀保元鄉組織起來完成生產計劃，達到耕二餘一，政治部自己動手完成生產節約計劃，達到自給自足。二、賀保元在生產經驗與農作法上指導政治部，政治部在勞動力上幫助賀保元鄉春耕夏鋤秋收冬藏。三、賀保元鄉幫助軍隊送消息、拾柴草，政治部幫助賀保元鄉訓練自衛軍，進行軍事政治教育。四、賀保元鄉進行優抗擁軍工作，政治部則擁政愛民工作。五、在以上四項工作和一切建設邊區豐衣足食和保衛邊區的工作上面，建立互助制度，經常互助，互相督勵，發揚革命友愛精神，規定方正期限詳訂計劃，以求逐一實現。

印共宣言號召人民

團結起來擊毀官僚制度

釋放民族領袖，獲得糧食，建立國防的國民政府！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此間頃收到印度共產黨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獨立節日）發表的宣言，指出印度人民當前的急務是團結起來，「不團結的現象，助長了官僚們『使他們做侵略的拒絕交出權力，把民族領袖們（指甘地、尼赫魯等）監禁起來，而且引起了我國歷史上空前惡劣的饑荒。」宣言斥責當局無意改進英印關係，說：「他們不顧世界輿論，拒絕釋放甘地，堅決破壞國教同盟。他們的座右銘是政治僵局，他們的戰略是堅閉牢門。」這種政策的結果，是使國防和生產的士氣，使整個國家存在粉碎的危險。宣言指出：「每一誠實的人，要為團結我國人民釋放民族領袖，擊敗官僚制度而工作。國民大會的每個會員，要逼漸使國教絕大多數人士和議釋放甘地和尼赫魯，要使國民族領袖們的釋放，將使全國團結，將使他們的民族自決和權利被充分接受。」回教人士贊成釋放民族領袖的每一呼聲，和國民大會人士贊成回教各民族自決的每一呼聲，都加強全國的團結和官僚制度的窘迫。宣言指出目前在印度與上述方針相反的兩種人的意見，都是不對的。一種是少數好意而誠實的國民大會人士，在目前情況下，播弄不合作與不納稅運動，只有助於官僚們加深饑荒，削弱國防。」另一種是國民大會中所謂「社會主義份子」，他們實際上是日寇的走狗，以「左」的詞句掩護，反對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團結釋放甘地，尼赫魯並和當局妥協，反對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團結抗日寇的侵略者，欺騙宣傳，號召「必須團結起來，不惜任何代價，抵抗侵略者，拯救我國人民。」宣言於結語時稱：「獨立目標與我們高舉國民大會——回教同盟團結的旗幟，來擊敗官僚假借政策，來使領袖們出獄，來為我人民獲得糧食，來建立國防的國民政府，……向着我們人民的無敵的團結——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的團結前進！」

土禁止運路出口

土外長說：土將中立國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路透社安卡拉訊，土耳其官方二十日宣佈自二十一日起停止輸鉻出口。關於禁路出口事，安卡拉電台曾引述土外長門曼吉奧格魯對國會的聲明，謂根據我國已定政策以及一九三九年與英國締訂的協定，我們並非中立國，我們在這方面不能以中立國的態度而應以英國及其同盟國的盟友的地位，考慮盟方的照會。（按：鉻是製造坦克和大砲的高等鋼不可缺少的元素，德方鉻鋼所需之鉻，主要依靠由土耳其輸入。）

逐瓦斯托波爾外圍

紅軍粉碎德寇頑抗

據新華社莫斯科二十日電：塞瓦斯托波爾外圍——德軍不惜犧牲，企圖向塞瓦斯托波爾撤退，紅軍繼續攻擊。紅軍將德寇從好幾處的塞瓦斯托波爾推進的紅軍以猛烈的火力轟擊，德寇在克里米亞的最後據點塞瓦斯托波爾的陣地中進行頑抗。紅軍已把塞瓦斯托波爾外圍一帶從克赤河地區作戰的敵人包圍，現正在只剩克里米亞半島南端的幾十個小據點。德軍在大炮和飛機的掩護下，企圖從海上撤退，但他們的陣地被紅軍所粉碎，死抵抗，紅軍突破了敵人事先準備好的防線，已佔領塞瓦斯托波爾南十五公里的巴拉克拉瓦，並指其不容他攻斷電線。

十九日，第一烏克蘭方面軍在斯坦尼斯拉夫城以東和以南，紅軍與德寇激戰，擊退其大量步兵和坦克的反攻。其後紅軍繼續向喀爾巴阡山麓西部推進，並俘獲陣地。

十八日，蘇聯遠程轟炸機集中轟炸德軍交通樞紐和軍火倉庫，引起大火四十處。飛行員歸途中離目標一百公里遠，可能看見被炸目標火焰沖天。

東南亞洲盟國海軍

猛襲沙班島敵基地

據新華社倫敦電：英海軍部二十日宣佈，在英國薩麥維爾上將（東南亞洲盟國軍艦都由他指揮）指揮下，盟方從印度出動的海軍進入日方控制下的海面，轟炸蘇門答臘北端的日海軍基地沙班。這次攻擊的海軍包括英美荷法等國的軍艦。在襲擊中，沙班港口被炸，敵船損失很多，盟機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向目標、沙班飛機場、倉庫、碼頭、營房、工廠、無線電台和煉油區轟炸，發生大火，四千噸和五千噸的商船各一艘、驅逐艦二、護航艦一艘遭擊毀。敵機二十二架在地面被擊毀。按沙班是蘇門答臘以北的一個小島，是荷印的西北前哨。前年日寇佔領沙島後，即將其建築成強固的海空軍基地，以掩護供應品和援軍從新加坡經海上運到緬甸。

又悉特巴頓爵士已遷到錫蘭。美東路空軍指揮部和美陸軍航空隊總部已遷到加爾各答。

× × ×

濮陽北高堆區

民兵武裝抗日鬥爭

新華社華中北一日電：濮陽北高堆區化縣人民，六年來縣城被敵蹂躪，若不堪言。最近該區沫西行署主任陳冠五（參加大隊長）領正高流河北十五里的高堆等村聯絡，強烈反對「雷北」，人民踴躍參加鬥爭，保衛春耕。於二月廿九日二十日被敵發動攻擊，被沫西民兵二十多人，打死敵四十餘人，鬼子被擊傷亡逾大半，陣地屹立，二十六日中午，敵陳部四十餘人圍攻，民兵掩護老弱撤退，抗擊一晝夜，我打死敵軍二十餘人。在敵交通命脈上的據點逐漸被人民武裝抗日鬥爭，已證明敵寇蠶食政策的失敗。

學習運動參考資料

[illegible]運動[illegible]意見

鄧文新

當政運動中民主派的言論，去[illegible]已經積了很多。民主派中有各種不同的政黨、政派、地方人士、教授、學者、企業家等等，雖然他們成份[illegible]不同，立場各自不同，而對於民主要求的意見，却[illegible]不一樣，但要政治民主爲先決條件，則[illegible]主張大家都是一致的。茲將主張民主的言論代表人物及其言論摘要列後，以供參考。

大後方民主憲政運動在四川[illegible]爲最蓬勃。民盟參政員張瀾（表方）著「中國需要民主政治」小冊子（本報已經爲介紹），該本小冊子嚴厲批評了目前政治的積弊，明白提出了取消一黨專政，[illegible]民自由，各黨各派合法存在等主張，[illegible]成都華西日報對於要求民主、提高[illegible]政，[illegible]有[illegible]論[illegible]性質的社論發表，[illegible]兩月內，該報社[illegible]了[illegible]去年十、十一[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動在[illegible]大民衆力量的[illegible]憲政，結果不是無疾而終，便是[illegible]的[illegible]憲政」（十月二十一日社論）。「寬服[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力量[illegible]，就是[illegible]求民主，爭求[illegible]民主的[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獨裁者[illegible]觀人民代表[illegible]，[illegible]，一手保[illegible]、一手[illegible]信念力，[illegible]恐[illegible]，緊[illegible]因爲一手保槍、一手[illegible]官，抑可[illegible]所欲爲，但[illegible]一[illegible]，立成灰燼。專視人民是獨時的觀念。」（一月五日社論）該[illegible]於四川地方自治[illegible]論[illegible]：「在[illegible]提[illegible]的團體中，缺少了民衆的幹部參加，年年各縣雖有臨參會的產生，[illegible]只是極少數份子……[illegible]政府隨時指派，反而有點「要充民衆代表」的性質，……一年來地方自治的[illegible]如何，[illegible]難找到[illegible]來回答。」[illegible]主張在「正式參議會成立以前，成立各縣地方自治促進會，[illegible]地方的優秀份子。政府應多予人民以政治活動的機會。」（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illegible]調[illegible]論[illegible]自由，[illegible]張「解散一切[illegible]組織，[illegible]言論[illegible]自由之[illegible]政……」（九月廿三日社論）[illegible]兩地方報紙[illegible]日報[illegible]對大資產階級專政，並主張修改五五憲草：「我國未來的政治，既不能[illegible]行[illegible]維埃制度，同時又要力避大資產階[illegible]的英美政制的流弊，實行[illegible]種非蘇非英美[illegible]民主制度……」（十月十二日社論）

中[illegible]民主派的[illegible]中國青年黨機關報「新中華日報」在民主派的[illegible]中[illegible]已經[illegible]：「二十五年[illegible]的五五憲草，已經不盡能適應當前抗戰環境，又何況戰後？所以選[illegible]新憲草憲法，已是勢所必然，而憲草的起草，尤須政府與民衆的通力合作，並應從現在開始籌備。」（十一月十日社論）

[illegible]門第中，中國青年黨機關報「新中華日報」在民主派的[illegible]一月一日在該報發表的「[illegible]民主[illegible]」一文中，警告那些[illegible]在做皇帝夢的人：「如果有野心家要想[illegible]取四萬萬[illegible]的[illegible]，來做一個[illegible]人或少數人的[illegible]，那嗎，四萬萬人便要起來把他打倒，以四萬萬人打倒少數人是很容易的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動又是一例。」他駁斥反對民主的[illegible]論」，以爲老百姓知識不夠（愚），能力不夠（弱），生活程度不夠（貧），因此不能行使民權，他說：「我們相信老百姓一旦得到民權，他們自然會[illegible]，會做事，會用[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百姓[illegible]……[illegible]特別[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一[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官[illegible]而[illegible]民[illegible]，是[illegible]非常可怕的[illegible]……[illegible]貴[illegible]，[illegible]得了[illegible]的政治氣[illegible]……[illegible]發表了[illegible]要求民主的文章。[illegible]那種人民能力不夠，不能行憲政的謬論，作了有力的批評。[illegible]周[illegible]主張實行新的民主：「新民主是新事實，[illegible]騙人[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自由[illegible]，然而最後勝利終歸屬於[illegible]的人們。」[illegible]啟天在一月二十日該報上批評當局無理限制各黨各派活動說：「[illegible]是那些溫和的黨派，並不能消滅激烈的黨派，只是[illegible]溫和者爲激烈者，並不能化激烈者爲溫和者。如此循環下去，則激烈者更激烈，溫和者亦激烈。」

[illegible]在一月三、四、五日新中國日報上，[illegible]「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一文中，要求人民的身[illegible]自由、結社集會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必須有確實之保障。他認爲「人身、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爲人民基本權利之最[illegible]。唯有在此方面[illegible]手，而後憲政才有實[illegible]。」

[illegible]發行之「國訊」旬刊，[illegible]

[illegible]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一[illegible]與[illegible]機關，要有討論自由。」[illegible]政月刊主編張志讓，[illegible]該刊創刊號上著文論「中國憲政運動與英美民主潮流」，潮流世界的民主潮流[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現正其[illegible]之力，[illegible]，[illegible]之時，結束舊時代，開創新歷史，順之者昌，[illegible]之者亡。……」他在該刊第二期發表「準備世界民主新階段的局[illegible]」一文，要求立即修改有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法令，改進從國民參政會至保民大會的各級民意機關。

教授[illegible]之演講，在重慶文化界爲他們[illegible]上宣傳：「從今以後我們想做[illegible]件事，[illegible]對我的[illegible]勵和期望，[illegible]一件[illegible]從[illegible]成[illegible]實施憲政……[illegible]於「國訊」七[illegible]主[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憲政和保障[illegible]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illegible]是不可分離的。[illegible]的憲政便不能有[illegible]措施，而[illegible]的憲政決不是真正的憲政。」

各大學教授，亦[illegible]要求民主憲政的意見。[illegible]西大學教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主」一文，內容：「不能[illegible]獨裁與一黨專政，[illegible]民才有幸福，有[illegible]大[illegible]可立[illegible]之。」西南聯大教授張奚若[illegible]：「憲政[illegible]要把[illegible]當[illegible]人」看，而不是當「奴隸」，當牛馬，當政府的工具來看待。」[illegible]對於目前的研究憲政運動，他說：「政府要我們研究，至少有這第三次了。」「啊！又來了」[illegible]：「[illegible]便是我們的感覺。」（二月十[illegible]日新華日報）[illegible]在大學月刊著文稱：「真正民主政治不實現，則一切皆屬空談。」

企業家參加民主憲政運動的亦不少，在憲政月刊社的座談會上，有許多[illegible]講了話。[illegible]再說：「我以爲實行計劃經濟，由民主政治來[illegible]有[illegible]不矛盾。」[illegible]劍[illegible]：「我們工業[illegible]總[illegible]有一種政治，實行起來，能夠促進工業繁榮，促進國家的現代化。」章乃器主張在憲政上規定：「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並重，要求「藏富於民」。陳伯康說：造成目前工業界嚴重的，物價波動沒法……[illegible]，財政經濟政策之[illegible]不定，也是[illegible]原因。」

[illegible]周恩來同志在[illegible]月十[illegible]日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上，發表關於憲政的主張：[illegible]「他首先說明共產黨是[illegible]孫中山先生主張的[illegible]革命，[illegible]中山[illegible]革命的[illegible]，即新民主主義來[illegible]的。」[illegible]陝甘寧邊區及[illegible]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所實行的一切，完全合乎是[illegible]民主主義性質的。」[illegible]提出[illegible]憲政[illegible]三個[illegible]：「一、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開放黨禁；三、實行地方自治。」[illegible]關於憲法本身，他提出必須[illegible]國民主[illegible]各方面的意見，[illegible]民權、直接民權、民族自決權、中央與地方[illegible]權制和憲法必須[illegible]實現民生幸福和經濟爲目的。關於國民大會必須[illegible]民選[illegible]法和組織法，[illegible]提出重選或[illegible]修正，國大代表應當[illegible]民[illegible]，各黨各派應有競選自由。同時，國民大會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因爲民主動員是最有力的準備反攻。」綜上所述，民主派的成份在階級關係上和地域上，都很廣泛，他們的主張，反映了中國廣大人民的要求。

人身自由的要求，該刊公[illegible]九三[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人民應享自由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需要的是身體自由，假使身體自由都沒有合理合法的保障，其他的自由就無法可以談到管理。如果身體不能保障自由，大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論就不會有自由，亦不能自由，出版當然[illegible]不上自由。」「我國近廿年來，因特殊的關係，有時出於事實[illegible]，逮捕與禁錮，不[illegible]官吏違法不加糾[illegible]保障人民的身體自由，此則在憲政促行時期，似宜有先改善的……」[illegible]正，[illegible]中[illegible]要求政府，（一）不[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律；（二）非依法律[illegible]害人民之自由，尤其要注意禁止秘密逮捕及私刑等；（三）[illegible]與[illegible]民權機關[illegible]要[illegible]決類的決算及彈劾官吏；（四）一[illegible]與[illegible]機關，要有討論自由。」

[illegible]大公報則主張應放寬言論自由尺度，對中央與地方關係，[illegible]認爲執行法令時，不應削足適履。該報十一月十三日社論謂：「在軸心專制國家沒有言論自由，我們以爲[illegible]憲政，而言論自由的尺度，實[illegible]是文明的程度高低……所以那[illegible]謂言論出版的管理，[illegible]若放寬言論自由的尺度，[illegible]當然[illegible]了。」「關於中央與省之間關係，[illegible]發展[illegible]爲，中國地方太廣，省區大小不一，地方貧富[illegible]不一，人民教育水準不一，所以各省政令有時[illegible]有區別，以來[illegible]可[illegible]一之[illegible]，實則往往[illegible]了是[illegible]是[illegible]展，難[illegible]雜行，結果地方只好敷衍[illegible]，多在公文表格上用功夫，而於政治[illegible]有礙。」立法院[illegible]孫科表示：憲政應是多黨政治，憲政時，國民黨應當還政於民。十二月五日他在中央日報發表的專文內說：「在憲政[illegible]，[illegible]然主張要還政於民，人民要利用他的政權……除了本黨之外，還應該有旁的政黨合[illegible]國[illegible]政[illegible]。」

開荒衛生

開荒中怎樣防止感冒和肚疼

劉[illegible]

在[illegible]北[illegible]氣[illegible]較[illegible]，在[illegible]比較[illegible]，[illegible]早晚[illegible]間一冷一熱，冷[illegible]病[illegible]如不注意就易感冒，許多開荒同志就[illegible]一種[illegible]感冒了，就頭[illegible]，可是[illegible]眼[illegible]立即吃點[illegible]司匹林之類，出點汗，[illegible]切不可[illegible]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病的。

在開荒中，[illegible]土地[illegible]早，[illegible]不要一開地就將棉衣脫掉；如果已經出了汗，但內裏[illegible]的衣服很少，那就寧可使熱一點，也不要隨[illegible]脫[illegible]棉衣，坐下休息時，身上的熱力逐漸下降，應把已脫下的衣服再穿上，以保持身體有一定的溫度。從地裏回來，一般沒有[illegible]鍛鍊的人，不要馬上就用冷水洗澡或洗臉，而且應該在一個比較溫暖的屋子裏洗浴。如果住的屋子較冷的話，最好晚上從地裏回來時，可以[illegible]一些柴草[illegible]回，既可以[illegible]暖屋子，又可以燒點水。這樣從各方面隨時注意，感冒就不至發生。如果有時稍微感到一些頭[illegible]熱或身上發冷，不要自以爲病了呵，馬上就躺下去，應該[illegible]支持勞動，因爲勞動可以出汗，增加抵抗力，[illegible]

[illegible]肚疼腹瀉，多[illegible]由於飲食不注意及受涼所致。一般人在開荒期間，飯量增加，也會吸收的水分也多，所以就容易致生食[illegible]，食[illegible]，喝冷水等毛病。有的同志爲了要持一天開荒，早飯往往吃的[illegible]，結果[illegible]喝不過[illegible]來，影響消化不良，到了地裏出汗後，發[illegible]，就[illegible]數喝冷水，[illegible]晚飯時[illegible]一天勞動的消耗[illegible]補[illegible]不起來，仍然[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吃；再加上山風的吹[illegible]，飲食[illegible]，也不大叫喝等，[illegible]，這都是肚[illegible]腹瀉的原因。所以在開荒中[illegible]因不[illegible]飲食[illegible]，[illegible]不至[illegible]過度飢[illegible]的[illegible]了。同時，[illegible]做到[illegible]喝一[illegible]開水，可以[illegible]消化；在開荒地[illegible]保證有充足的開水，[illegible]消除喝冷水現象，必要時，可在開荒地點架起鍋來燒水，可以減少來回送水的麻煩。能做到這些，就不至發生肚疼了。

怎樣防止鑊頭打泡及腫手掌？

劉[illegible]

首先[illegible]把要[illegible]得正好粗細（[illegible]過細或過粗都不好），[illegible]打[illegible]手立[illegible]滑[illegible]泡來），然後[illegible]破碗片的邊把鑊把刮平，再用一種細砂石沾上水去磨，使之光光滑滑。揭時把子的尾端應露出手腕[illegible]一寸許，手握的不要太緊太鬆，不要來回上下滑動，手掌就不會被[illegible]。[illegible]同時[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可沾有土砂，初開荒的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唾沫（因爲[illegible]手[illegible]使[illegible]已經[illegible]硬了），否則，就會打起泡來。